

大砫郁郁

杜建德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大砵郁郁

杜建德 著

第一部全面揭露建筑行业腐败的长篇小说。令人心惊肉跳！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砛郁郁

杜建德著.

—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8. 1

ISBN 978-7-5360-5198-0

I. 大... II. 杜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80385 号

责任编辑: 谢日新

实习编辑: 向秀芳

技术编辑: 易 平

平面设计: 罗子安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(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)
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6 开

印 张 23.375 1 插页

字 数 480,000 字

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7,000 册

定 价 4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责任编辑：谢日新
实习编辑：向秀芳
技术编辑：易 平
平面设计：罗子安

前 言

这书名儿，原本取了几个名字，都不中意，也许我想写的东西本就不是书中的内容和故事。最初想以一个“砼”字为题，“砼”《康熙字典》中找不到这字，汉许慎的《说文》中也无此字，现代《辞海》和《新华字典》解释为混凝土。哎呀，这字造得多好啊。石人工，人工石便是混凝土，绝造！

混凝土，整个现代建筑不可缺少的圣物！我能反映得了它的特征原貌？显然不可能。后来就改为“砼蚁”，“砼蚁”也未体现我的小书内容，就我书中的几个小故事、小人物也敢立这么大的标题？再说，我想表现的也并非只是砼蚁，也有砼蜂。于是我又把它改为“砼蜂砼蚁”，但这题也不尽意，总有一些难以言表的酸醋味道。直露，没有一点诗意。后来，围绕这个“砼”字冥思苦想，终于用一个“美字华夏”定名，写完了初稿。虽然初稿脱手，但仍然不满这题。无奈，此时方觉自己读书甚少，区区小写也是无辞可用，还谈什么写作？可悲，可怜。

那天晚饭后，偶然翻出湖南出版社出版的陈器之先生主编，老师羊春秋作顾问的《中国历代文学精华译注》，猛然想起宋、齐、梁三朝为官的沈约在《冬节后至丞相第诣世子车中作》的佳句：“谁当九原上，郁郁望佳城。”哎呀，顿时心情畅然，好不高兴。苦苦觅寻几年的东西终于现身了。当即便将这书名定为“大砼郁郁”。

“大砼郁郁”，“大砼”它体现了我对混凝土的崇敬。“郁”《新华字典》解释为：忧愁；愁闷；有文采；香气。愁闷，喜悦，确实是我做了几年基建工作的体会，也可以说是当今建筑领域里每一个建设者（甲方）和建筑者（乙方）心情的真实写照。他（她）们有喜有忧，有苦有乐；有阳光，有阴谋；有得有失。一路走来，感慨颇多。为什么那么多人因为她而欢乐，而悲伤？直至走进其中，这才明白。原来它是一座魔窟，又是一座伊甸园。写它原本是想鞭挞丑陋，褒扬正气。没想到写成了现在这个丑陋的样子。我不知道，业主们看了这书，是不是有所裨益；执法者看了这书，是不是有所感悟；读者看了是不是有所启迪。或许执事者只是看中了其中的权谋；生意人只是学会了其中赚钱的污秽手段；建设者们

看了它，甚至又会勾忆起许多酸的、甜的、苦的、辣的回忆……

抱歉，抱歉！我写这书，原本只是想留一段生活记忆，没有半点伤害他人、传播不是之意。但有一点说明，书中情节，绝对现实，或许还没有反映出现实生活。但故事实属杜撰，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，请勿对号入座。谢谢！

二〇〇七年一月三十日于常德

目 录

- 1 江南市砵声风乍起 建筑界蜂拥蚁躁动 \ 001
- 2 新行长上任创政绩 市银行修建新大院 \ 004
- 3 包工头凭力各搬兵 桂万崎密谋娄中义 \ 007
- 4 夏张罗巧作敲门砖 俏表妹乐极生悲剧 \ 017
- 5 贵妇人有眼不视金 童老大哑巴吃黄连 \ 024
- 6 大胡子聚众闹银行 谭主任杯酒解疑难 \ 030
- 7 童老大重药闹大鱼 娄中义一石击三鸟 \ 036
- 8 美味羹个个想分争 精明人弄巧偏成拙 \ 042
- 9 南岳殿求签问财运 童老大偏遇闲道士 \ 051
- 10 夏张罗借道走捷径 明月楼表妹钓金龟 \ 058
- 11 娄行长巧设迷魂阵 鲍金枝取楚欲代秦 \ 066
- 12 牛兴明死靠老同学 夏张罗智激少妻舅 \ 071
- 13 谭主任设法寻自救 秘书长上门讨人情 \ 079
- 14 接标底问福桃源行 论风水专家指迷津 \ 082
- 15 娄中义设计巧泄密 童邦仕诱迫众包头 \ 100
- 16 牛兴明意外中大标 杨友才刻意打秋风 \ 111
- 17 娄中义大意失荆州 童邦仕登门算旧账 \ 120
- 18 娄中义冷落讨厌人 老监理笑闹自家经 \ 125
- 19 牛兴明热情拜菩萨 娄中义偏打笑脸人 \ 134
- 20 签合同遭遇三刀斧 老同学连手应头招 \ 140
- 21 找高人全释合同经 施良策妙用美人计 \ 146
- 22 请表妹行长赔小心 唤小兵主任重出山 \ 154
- 23 夏老六横竖插杠子 柳支书坐镇要补偿 \ 158
- 24 童老大黑夜寻古董 傍市长独霸砵市场 \ 173
- 25 夏张罗盯梢惹是非 鲍金枝取乐卖人情 \ 180
- 26 屋未修纪委先登门 寻对策合理避法规 \ 186
- 27 求吉利开工大摆宴 查违规纪委再登门 \ 194

- 28 两郎舅阻工被拘禁 兄弟俩屈颜求他人 \ 205
- 29 大主任受贿讲条件 包工头舍利求安逸 \ 216
- 30 反贪局打草惊动蛇 娄中义连夜补遗漏 \ 228
- 31 修私宅银行发地震 挨处分包头独遭殃 \ 237
- 32 张司机司机占便宜 简巴老巴结认假亲 \ 242
- 33 众包头因钱大罢工 鲍金枝当即活兑现 \ 253
- 34 不识时因赌罚挑堤 瞎猜忌张巴枉怨人 \ 259
- 35 牛兴明筹款还宿愿 王八宴再请活菩萨 \ 268
- 36 显摆谱巨款买豪车 卖保险胖子傍大款 \ 275
- 37 六指拇租车充豪儿 张巴癞雁过也拔毛 \ 287
- 38 找由头请客南风楼 中秋夜冤家捉双奸 \ 293
- 39 牛兴明小心赔寿宴 宿舍楼惊现大窟窿 \ 300
- 40 鲍金枝失踪玩游戏 童老大状告娄中义 \ 315
- 41 牛兴明二进反贪局 耍滑头以风作邪神 \ 320
- 42 市纪委“双规”娄中义“一把手”自己乱方寸 \ 338
- 43 肖瓦匠讨账告张巴 张司机牵出一窝贪 \ 344
- 44 小包头群殴鲍金枝 大包头乘机乱算账 \ 347
- 45 强索款柳二堵银行 告假状法院真冻账 \ 359
- 46 讲情义同学帮同学 得祸福因果终有应 \ 364

1 江南市砵声风乍起 建筑界蜂拥蚁躁动

巍巍高楼平地起，风流显尽峥嵘。是非曲直难评定。金钱依旧在，几度呈英雄。权贵智庸竞相争，惯看手段技穷。攫取乾坤盼成功。满腹惆怅事，烦恼自作弄。

——和《三国演义·调寄〈临江仙〉》词

夏夜。江南市华灯满街，游人熙熙攘攘，好不热闹。

装饰豪华的“海天”茶楼里，灯光暗淡适度，给人一种舒适幽静的感觉。加上那悠扬的钢琴小夜曲，更是让人心旷神怡。

楼下厅里，几桌茶客，品着香茗，润着滋味，很是悠闲自在。

二楼一间十分考究的包厢里，几位衣着讲究的爷们儿，正围在一张专制的牌桌四周玩着纸牌。侍立两旁的颇有姿色的服务小姐，被满屋的浓烟熏得直揩眼水。

“嘟嘟——，嘟嘟——”忽然，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，坐在上席的那位，拿起面前压着一摞钞票的手机，敞开嗓门威严地喊道：“喂！”

“喂，老大，老大……”电话里传来一个嘶哑的声音。

老大催道：“你讲啦！”

“好消息，我刚刚得到一个好消息……银行，要修一栋十八层大楼。”

牌桌上的人催促老大摸牌：“老大，摸……”

“慢，慢！”他一手示意牌友，对着电话里的人说：“老四，慢慢说，嗯……你在哪里？哦？莫走开我就来。”说罢，他一把拉过旁边的小姐：“来来来，你上。赢了是你的，输了算我的。”说着，把那小姐按在他的座上对大家说：“对不起，大家关照点，啊！”说完，推开厢门，急步迈出“海天”茶楼，打开停在门前马路边上的一辆“奔驰”轿车，“刷”就消失在夜色的街道上……

“别！别！桂行长还没上班呢。”

清晨，江南市城市银行的门卫把一个身材矮小，但五官比较周正、显得很精明的中年人挡在门外。

被挡的小个子问：“老伯，几点上班？”

老门卫看了看墙上的钟，正指7：45，认真地说：“还差一刻钟。”

被挡者焦急地说：“哎呀，老伯。我是你们行长的老同学，让我进去，不要紧的，等会儿我跟桂行长说，不扣你的奖金，啊！”说着又要往里走。

“同志，要不得，要不得。正规手续一定要办，来，登记登记……”

“嘿嘿！桂行长，桂行长！”没等门卫说完，被挡的小个子突然喊了起来。

“庞贵生，你一大早在这里干什么啊？”一位头发梳得发亮，手提公文包、干

部模样的人从门外进来，问那小个子。

“哎哟，桂行长，你的门卫太负责了，硬不让我进去找你。”庞贵生见了点头哈腰，赶忙掏出“王烟”，献到桂行长面前。

桂行长问：“是么事啊？这么急。”

“要紧事，要紧的事。走走，到你办公室说去。”庞贵生半邀半请的跟着桂行长进了办公大楼。

桂行长的办公室十分讲究，老板桌上摆着电脑，桌前放着一把软座椅，显然是给来者坐的。老板座椅后面立着一杆国旗，再后是一排中式书架柜。旁边几架上，摆放着一尊硕大的如意吉祥的麒麟。

“又要贷款啦？”桂行长把包搁在办公室的条几上，往老板椅上一靠，看也不看庞贵生一眼就问。

“不，不……”庞贵生连声说了几个“不”字。然后，诡秘地对桂行长说：“有一件发财事找您商量。”

桂行长不急不忙的问：“什么发财事啊？”

庞贵生没有正面回答是什么事，反问他：“你不是从市银行里调出来的？”

桂行长答道：“是啊。”

“这就找对了！”庞贵生一拍大腿，靠过身来，坐在了桌前的椅子上，摆出一副商量机密的样子。

“桂行长，您要批的文件。”庞贵生正要桂行长说其精要，不意被敲门而入的女秘书打断了话题。

“好，搁这儿，门带上。”桂行长一句话支走了秘书，摆出一副专听庞贵生下文的姿态。

庞贵生接着话题说：“昨日，听朋友说，市银行要修一栋十八层的大楼，两万多平米。”

桂行长接着问：“谁说的？”

“我计委的一个朋友说的。昨日市行都去申请计划了。错不了！”庞贵生非常肯定地回道。

桂行长说：“这是你们包工头的事，与我何干。”

庞贵生接住桂行长的话说：“不！这送上门的钱，绝对与你有关。老同学，还是那句老话：有福同享，有酒同喝，有钱大家赚。老规矩，你出主意我出力，把它搞到手。我们五五分成。”包工头说到重要处，伸出一个巴掌，等着桂行长的回应。

“你又不出半分钱，不行，我的风险太大了。”行长玩味着下巴上刮得干干净净的胡茬，看也没看他一眼，显得非常随便地说。

“嘿嘿。”庞贵生半笑着说：“行长是非常辛苦。可兄弟我却是苦力。这跑腿，盯现场的事也蛮累人的呢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对半折小弟确实沾了行长的光，但是……”

“好，好，你说，什么事？”

“市银行这项工程，只有你出面才办得成。”庞包头恭维而又肯定地说。

行长吃惊地问道：“什么？！”

庞贵生说：“还是咱兄弟俩合作。明处的，由我出面，你就使使暗劲儿。但市银行那边，还是要你亲自出马才能摆得平。”

桂行长说：“不行，不行！一切都由你出面。市行那边，你近两天之内安排个地方，我约市银行的‘一把手’到场引见。”

包工头一边答应一边问：“那行，打包吧？”

“先表示一下，以后看工程量再定。”

包工头又问：“表示好多？”

“先搞两方吧。”

“两方？！”包工头有些惊愕：“见个面就两方，太……太那个点了吧？”

“所以说，你呀，永远办不成大事！钱不就是用来赚钱的吗？不会用钱，你就赚不到钱。钱用对了，你就赚大钱！”行长开始教训人了。

“行行，一切听你的。”

“这个——办事要显得大气些，要上档次。人家不是没吃过你这顿饭的，主要是要让人家吃得开心，显得有身份，知道吧？”

“哎，哎。”

“兵贵神速，干什么事都要抢在前头。”

“好好！那你这两天就不要出差哟？莫找不到你人。”

“行，你下午听我电话。我这里还有一堆的事要处理，回头再说。”桂行长下了最后的指示后，向庞贵生挥挥手，示意他可以走了。

“哎。”庞贵生退出行长办公室，急急忙忙地消失在街道的人流里。

2 新行长上任创政绩 市银行修建新大院

江南市那条老而又窄的中心街道上，市银行的招牌，就竖挂在靠近十字路口的一个门洞旁。进到庭里才看明白，四合院内，三方摆着几栋老式洋楼，显得非常小巧而又拥挤。

左边那栋顶楼上的一间会议室里，七八个人，正围坐在一张过时的椭圆形会议桌旁开会。一座烟台产老式座钟，摆在正面右边的角里，不停的“滴答滴答”走着，时钟指着8：30。

坐在首席的是一个身材已经发福，团头大脸，大蒜头鼻子的中年男子。一位相面的曾这样说他：鼻似垂囊，兰亭饱满，主财富。颈短项粗，又是福官之相。您别说，他还真是一个有权有钱的官呢。他就是江南市银行刚刚上任不久的“一把手”，江南市赫赫有名的金融家——娄中义。自从坐上这把交椅后，他就更加相信了相面师的这番断语，越来越觉得自己的面相就是不错，是个富贵之相。会议室虽然简陋，但主人今天颜面颇艳，神情极佳，说起话来铮铮作响：“同志们啦，今天我很高兴，我要告诉大家一条好消息。当然咯，对大家来说，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。这个报告也是通过大家集体研究上报的。但是，今天我还是要拿它作为开会的首要消息告诉大家。”他着意地清了清嗓子，提高了一个音阶，响亮地对大家宣布：“分行，已经同意了我们新建大院和办公楼的报告！盼望已久的新大院，在我们这一届人身上就要实现了！”说完，自己带头鼓起掌来……

是啊，刚刚上任半年，他就做成了两件大事，创造了不菲的政绩。第一件大事，重新任命了一批二层骨干，工作上理顺了手；第二件大事是要修成新的金融大院。要新建办公大楼和职工宿舍，彻底改变现在的工作、生活环境，让干部职工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。自己不免也为自己的成绩感到骄傲。当然，他在银行里的人气和威信也便直线上升。

掌声未完，他便对大家说：“报告批准了，我们的历史使命也就开始了。基建工作是一项非常繁杂而又非常重要的工作，为了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，我们要组成强有力的基建班子来做这项工作。我建议基建办主任就由办公室主任谭小兵同志兼顾一下。另外，在有关部门抽调几个人组成基建办公室。马上开展工作。领导还是由分管行政的袁行长负责一下。大家看怎么样？”“行。”“没意见。”大家表态一致通过。完了，他才对坐在他右手下的一位很有精神的年轻人说：“谭主任，你把办公楼的具体情况，给大家报告一下。”

“好！”话音刚落，谭主任便立刻站起来，声音非常洪亮地对大家说：“各位领导！刚才娄行长把我们行的大好消息都告诉大家了，我就不多言赘语了。这次分行之所以这么痛快地同意我行新建大院，新修办公大楼，完全是娄行长的功劳！……”

“哎，小谭啦，要你给各位行领导报告一下具体情况，你怎么给我摆起功来了？”娄行长开始批评谭主任了。

谭主任嘟哝着。“本来嘛，娄行长为了我们行的发展，半夜三更还在人家领导的门口守着，这些情况跟大家汇报一下，也未尝就错了嘛。”

说实在话，他娄中义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作出这么大的成绩，让整个系统上下都心服口服，一方面，自己确也作了不少付出。但另一方面，还真要感谢老行长为他铺了一个好基础。为什么呢？这还得从老行长说起。

老行长退休的消息几年前就传开了，但是到了六十三了还没有退下来。一些该提未提，该升未升的，该处理的大事，都因为他未动，所以一直都被压着，留下了许多遗憾。就连他这个常务副行长也都搞了好几年。去年他一上来，老行长留下来的那些问题，便都成了他捡漏的机会，该动的都动了，该处理的事，譬如现在办公场所、职工住房子福利的问题马上就要解决了，干部职工还有谁不满意他呢？

娄行长看了看谭主任说：“说说具体情况。”

谭主任也看了看娄行长，小心地说：“按照省分行的意思，是先修办公楼，再修宿舍。我们娄行长的指导思想是先解决住房，然后考虑办公楼的问题。”

没等谭小兵说完，接着就引发了一番议论：

“对对，娄行长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。”

“是应该先解决职工住的问题，然后再考虑办公的问题。要不办公的条件再好，住得不好，干部职工也一样不会安心啦。”

“住的问题解决了，办公楼的问题你不考虑上面也会考虑，它关系到一个行业形象的问题，这是大事。”

.....

“我的意思，”娄行长插话了，会场上的议论都停了下来。“我的意思，”他突然又想起了一件什么事，停下原来的话题，对谭小兵说：“哎，谭主任，研究基建的会议记录要做好啊！刚才大家的发言都很重要。”然后，他才慢慢悠悠地回到原来的话题上，说：“我想宿舍要赶在月底前动工，争取赶上国家福利分房政策的尾巴。”

“对对，对！”又是一阵附和声。

“这个——整体搬迁，先考虑一百二十套职工宿舍。两种规格，行领导搞个一百七八十平米，领导以下搞个一百二三十平米吧。不要搞得太大了，卫生也难得搞。”行长一边布置，一边劝说道。

谭主任见行长来了兴趣，便开始讨政策了：“娄行长，领导以下的规格比较好设计，三室两厅四室两厅都可以。就是领导的规格不好设计，是不是就考虑给

领导设计复式楼？”

“复式楼不可取，太特殊化了，我们作领导的要注意一下社会影响。”一位年纪约在四五十岁左右的男子急忙插话说：

“谭主任啦，刚才邱书记的意见是对的。你们基建办啦，今后要多给我出好点子，给行党委出好点子。今天这个点子我要批评你，这不是要我们领导搞特殊吗？行领导多点面积，群众想得通，也说得过去。要是行领导搞这种特殊，我不同意。我相信各位领导也不会同意。”姜行长很客气地批评道：“至于怎么修，你们基建办先拿几套方案和图纸出来。要不，要基建办做什么？”

谭主任说：“好！好！一定遵照行长指示办。”

“关于宿舍的大方针就这么定了，各位领导还有什么意见？”姜行长又问。

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说：“没有！”

“没有？！那好。那就再把办公大楼的方案议议吧。谭主任，你说。”

“各位领导，我们计划购买的土地，处在江南大道光阳开发区至火车站的黄金地段内。根据地形，初步设想的方案是：建一座十八层的办公大楼，总建筑面积为一万九千八百八十八平米。广东话的意思是：‘要久发发发’！大吉大利呀。”谭主任边说边解释着。

“各位领导，有什么想法也谈谈？”姜行长被谭主任连声的“发发发”说得神采奕奕。

“谭主任，总面积都没有么可讲的，就是楼高层总数有点不妥。”

姜行长连说话的人看都没看，便反问道：“有啥不妥？！”

一位看上去年纪偏大，有点口笨的人接着话题说：“这——民间有一种说法，叫什么‘十八层地狱’。这十八层是不是？……”

“什么‘十八层地狱’乱弹琴！算了，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！”姜行长听了非常生气，没等其他人表态，自己推开椅子先走了。

走了走了，行长还骂了一句：“晦气！个乌鸦嘴。”

不欢而散，一场好好的话题，被一句不合时宜的话冲散了。

“袁行长，你看你，老昏了不是？”姜行长走后，大家这才你一言我一语地批评起袁行长来。

“民间是这么说的？”袁行长解释道。

“行行，是的是的。大喜的事儿，你就不能说点中听的？！”

3 包工头凭力各搬兵 桂万崎密谋娄中义

银行要修新大院！

市里的大小包工头经过几天几夜的活动，早已把市银行要修新大院的信息，打探得清清楚楚，了如指掌。

“海天茶楼”的那间豪华包厢的牌桌上，气氛相当活跃，大家似乎忘了今天的牌，倒侃吧起了自己的最新消息。

有人很准确地介绍着每一个具体细节：“江南大道光阳经济开发区，通往火车站的黄金地段，总面积六十多亩。一百二十套宿舍……”

“办公大楼一十八层，一万九千八百八十八平米，要发，要久发发发，好吉利的数哦……”

“十八层？嗨，背时数，不吉，不吉。”

“你管他吉利不吉利，只要有钱赚。”

“哎，找不到关系，真可惜，几好赚的钱喏。”有人惋惜地叹道。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落到上座的老大身上。

老大傲慢地说：“打牌，打牌！什么陈谷子烂芝麻，八九十年前的事儿还在这儿侃，你不累呀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也别想了，想也没用。三天前”他点着牌桌说：“我在这儿就把它办妥了。”

“啊！老大，找的谁呀？是不是这个……”有人凑上前来，伸出大拇指摇了摇，问道。

“江南的事儿，除了他还有谁能摆得平？嗯？”

“未必吧，老大？人家可是国家银行呢，不属地方管呢？”有人故意斗又把儿。

“你不信？！我打个电话给你听听。”说罢老大掏出电话，“叭叭叭”就接通了一个电话：“喂，江市长吧，我童邦仕呢……在‘海天’楼，接您过来，有空吗？”

“啊，邦仕呀，有事吗？我这会儿正开会。”

“啊，市长，也没啥事儿，我前日给你说的市银行的事，您可别给我忘了哟？”

“这事儿，你放心，我会给你办好的，包你满意。怎么样？”老大故意把电话拿给大家听。

“好好，您忙吧。”说罢“叭”地收了电话。在座的听得目瞪口呆。

乖乖！市长大人亲自表态，这事儿能有不成之理？

“出牌，出牌！”老大好不惬意，不免又摆出了建筑界里老大的派头。

地处闹市的市银行，看上去好像没有“海天茶楼”的那股幽静，大门里进进出出的车辆和行人都是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

娄行长的办公室里，这几天上他那儿汇报的人好像比以前多了许多。

门卫老头都有感觉，行里要修房盖屋，领导们进进出出，忙上忙下。开门的次数都比以前多了好多。

那间圆桌会议室里，昨日开会用的圆桌早已不知去向。会议室的牌牌已经换成基建办的牌牌了。几张简易办公桌拼在中间，几个刚刚抽来的人正围在一起看图纸。

“师傅？请问师傅，谭主任在吗？”一位中等身个儿，穿着不是很讲究，三十左右的年轻人，很尴尬地站在门口。

“找谁呀？”大家不约而同地抬头看着他。但见他手里很不自在地摸着一包“王烟”，一边给屋里所有的人敬烟一边回道：“我找谭主任。”

“怎么？！你连谭主任什么样儿都不认得？我就是！”一位正围在桌旁的年轻人抬着头看了看来者，自报家门。

“小樊，莫开玩笑，人家莫是有正事呢。”另一位年长者赶忙止住。

“哦，没事，没事。我姓肖，就叫我肖瓦匠。经常在街上做一些小工程。听说你们这里要修新大院，特地来认得一下各位领导。今后请各位领导关照关照，做点小工程。嘿嘿。”

“怎么？名片都没一张，还想接工程？”小樊又挖苦人了。

“嘿嘿，小打小敲的，没搞名片。”肖瓦匠见有人和他搭讪，便一边解释，一边靠过来敬烟。不过，谁也没把他当回事儿，又都回头商量他们的事去了……

“叮叮叮！”桌上的电话响了。

“喂！我，小樊，好好。”小樊拿起电话，刚接就放了：“老简，娄行长要你去一下。”他对刚才那位年长者说。

老简说：“你这化身鬼，尽拿老家伙开心。”

“真的，去迟了要刮胡子的。”小樊一脸严肃地说。老简只好赶忙丢下手中的事去了。

一会儿，老简手里拿着一叠资料进来，后面还跟着一个尾巴。

老简把手里那叠资料扔到小樊面前说：“小樊，登记一下。看他的资质证书，企业级别是否符合条件。”

“哎呀，领导，你搞行管这么多年，熟门熟道你不弄，让我一个生手搞，岂不是折煞我也。”

老简接着话回答说：“学着，学着。娄行长叫办的。”

“好好，先当只丑小鸭吧。”说罢，便拿着资料一份一份的念开来：“江南建筑工程公司项目经理部经理简建设。哎哎，老简，还是你家们呢，名字取得好啊。”再看看人物：高大的个儿，显得特魁梧，五官端正，不讨人厌。再看看资质等级。小樊站起身来，把手伸过去说：“简经理才貌出众，只是企业等级不高，

等下回吧！”

“嘿嘿，小樊主任真会说话，大楼工程不行，宿舍还是可以竞争吧？家……家们领导，帮忙讲一讲，说下情喏。俗话说：一笔写不了两……两个简字。”简经理有些尴尬地向老简求救，急得说话打结，老简只是在一旁发笑。

小樊说：“好好，看老简的面子。可以，可以，那就看你的本事啊。”

简经理见说，急忙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烟卷，他今天特意拿的是大红的“中华”，见者有份，躲在一边的肖瓦匠也轮上一包。他一个劲地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不要，不要，我就算了。”但结果还是“不要白不要”了。

“当……当……当……”时间过得真快，火车站大楼上的钟声又响了，又到了吃午饭的时候了。

这时肖瓦匠站起来说：“各位领导，中午了，我请客。”

小樊说：“哎，请么子喏，印名片都没钱印。”

“大宾馆请不起，请各位领导吃土特产，第一回请各位领导，给个面子啦！”肖瓦匠说得很实在。

嗨！吃土特产？新鲜！满办公室的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不吱声。

“小樊，你看看谭主任去不去？”还是老简有办法。

小樊问：“吃什么特产？”

“小西门的‘土鸡火锅’、‘小肥羊’连锁城的涮羊肉、四川火锅店的‘江猪狗肉’、西子柳叶湖的红烧‘黄古鱼’、柴火公社的‘回锅肉’、黄金台猪手连锁店的‘红烧猪脚’，还有‘谭鱼头火锅’、江陵‘重阳菌’……随领导挑，价廉物美，包您满意。”肖瓦匠如数家珍。

“对对，就吃‘重阳菌’，绿色食品。”

“哎呀！什么绿色食品喽，都是人造菌。干脆吃土鸡。”

“哪来许多土鸡喏？饲料鸡。还是吃猪脚，黄金台的猪脚！”

“那又不是稀罕物，吃什么猪脚啦，油腻哒！”

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争论不下，最后还是小樊一句话管用：“算啦，算啦，都莫争。肖包头做主，赶好吃的地方去，不好吃拿你是问，再请一次，如何？”

“好好好！”大家一致赞成。

“好，吃土鸡去，包各位领导满意。”肖瓦匠十分高兴地做了一回主。大家一窝蜂似的拥到大门口，肖瓦匠请人时虽然没忘了简经理，但却发现少了谭主任：“樊主任，谭主任没来呀？”

“啊，忘了主角了？我打电话。”小樊掏出手机，“哆哆”地按通了谭主任电话：“喂！主任，有急事，在门口等你，快呀！”

要说也快，不一会儿，谭主任“噔噔噔”地跑出了大门。两辆“的士”等在那儿，肖瓦匠站在最前面一辆打开前门的“的士”旁，一个劲地喊：“谭主任，谭主任，坐这辆，坐这辆。”

谭主任也不问个子丑寅卯，只顾往里面钻。两车人马由肖瓦匠指路，“嗨嗨